



毕淑敏 — 著

阿 里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阿里 / 毕淑敏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7.3
ISBN 978-7-5306-7197-9

I. ①阿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
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94905 号

选题策划:李勃洋 刘书棋 装帧设计:苏艾设计
责任编辑:赵世鑫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149 千字

印张: 7.125

版次: 2017 年3 月第1 版

印次: 2017 年3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 48.00 元

目 录

001	不会变形的金刚
016	阿里
093	女人之约
124	原始股
190	翻浆
205	藏红花

不会变形的金刚

“妈妈，咱们走吧！我不要变形金刚。”十岁的儿子对我说。

这是一家新开的百货商场。作为一个家境不宽裕的主妇，每逢我带着儿子的时候，总是像避开雷区一样躲着玩具柜台。这一家商场的经理很精明，在一进门通常飘荡着化妆品香风的大厅处，摆满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玩具。

猝不及防！

我踌躇着是否退出去。商场门口贴着优惠展销各式毛线的海报。我需要买毛线织一条暖和的围巾和一顶美丽的帽子。

毛线也不是“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店”，换个地方买吧！

我紧拉着儿子的手，稍微用了点劲儿，准备找一个适当的理由，领着儿子离开这里。

只是这理由需编得圆满。十岁，正是清清纯纯又混混沌沌的年龄。我不愿让他过早地知道金钱的效力和家中的困窘，又怕他稚嫩的心因为买不到心爱的玩具而受到折磨，真想用手掌遮住他的眼睛……

不料儿子却说出了这样的话！

“妈妈，咱们走吧！我不要变形金刚。”

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儿子的懂事才好！

为此，我诅咒那些美国人、日本人……我说不上发明这种奇异而巧妙的机器人玩具——变形金刚的，具体是他们其中的哪一拨子，也许人人有责。“红蜘蛛”“擎天柱”“恐龙刚索”强盗一样霸占了儿子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，闹得我连电视新闻也看不周全。当他们通过屏幕把这些无中生有的形象，像烙铁一样烙进孩子们的梦境之后，成千上万造型惟肖的变形金刚们，就像蝗虫一样杀上玩具柜台，像吞噬非洲的庄稼一般咽进父母们的钞票。

如果不是有熙攘的人流，我真想俯下身去亲亲儿子那光滑的有着细密汗珠的额头，然后舔舔嘴唇，他的汗是咸而微甜的……

但我立刻发现局势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乐观。儿子的身体已转向挂着厚重皮门帘的商场大门，脚却像焊在水磨石地面上。尤其是脖子，顽强地拧向柜台，眼睛在很长的睫毛掩护下，眨也不眨地盯着变形金刚们。

形形色色花花绿绿风采各异身量不等的机器人家族，沉默地用潇洒和傲慢，与我的儿子对峙。

我真佩服小孩的骨质柔软。唯有他们同柳枝一般弹性而细嫩的颈椎，才能维持如此不舒适的回眸姿势达这样久……

我的心像泡进醋酸中的蛋壳，迅速消融。

不就是一顶帽子和一条围巾吗！我是那个过去了的时代实行“晚婚晚育”的模范，儿子虽才十岁，我已逾不惑。今冬第一阵北风袭

来的时候,我感到头皮顶一阵冰凉,这才发现最高处的头发已经稀疏。变白了的头发不但有碍观瞻,而且保暖的功能也差了。我是个巧手的女人,除了会车漂亮的零件以外,还会织毛衣和做菜。我打算给自己织一顶美丽的帽子。为了不显得突兀,还需要一条长长的围巾与之配套。我把这打算同丈夫讲了,他默默地熄灭了手中的烟。当然他不是长期戒烟,从我认识他那天起,我就知道他在别的事情上有毅力而在这件事上绝对不行。吃菜的时候我们都抢着吃菜而避开肉,这使儿子不但没发现菜内的肉有所减少,反而以为最近的伙食比以前好了。

我可以不要帽子。我有一条旧的方头巾,把它拼命向前戴,就可以护住头顶。生儿子的时候落下的毛病,一受风我的头就像被槌敲击似的疼痛。只是那样子可能不大美观,像一个肃穆的阿拉伯女人或是童话中的鸡妈妈。不过,那又有什么呢?我的儿子将会有一件他心爱的玩具了。

我也了一眼柜台。变形金刚们很贵很贵,一顶帽子和一条围巾,只够买一条变形金刚的腿……

而且,丈夫会说什么呢?他总说我惯着儿子,同阔人家比,要知道我们是最普通的蓝领。

蓝领的儿子,就不能有变形金刚吗?

我几乎要下定决心了。我身上的钱够买一个最小号的金刚。对丈夫,我会编出一个美满的不要帽子的童话。

可惜儿子到底是小孩子。就在这希望曙光已经出现的时刻,他突然把头和身子扭向门,很果决地说:“妈妈,咱们快走吧!报纸上

说了,变形金刚是外国小孩都不玩的东西了,才运到中国来,骗咱们的钱。”

他拉着我的手就要走,小手湿漉漉的。眼光像同遗体告别似的,最后瞥了一眼柜台。他的小腿飞快移动,好像怕变形金刚们会突然生龙活虎地把他拽回去。

这话说得太成人气,连我都未想到如此不容抗拒的理由。儿子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。在这颗小小的清澈的灵魂面前,我觉得自己和丈夫都太自私了。我是为了自己,丈夫是为了我。

我几乎是一个箭步返回柜台,买了一个最小号的变形金刚。我不怕钱被外国人赚去,也不怕秃顶头痛和颈椎增生。为了儿子的懂事,为了我和他心中的快乐。

那天晚上,儿子忘了吃饭,一直在玩变形金刚。他把小小的黑色手枪别在红色的“威震天”(这是那个金刚的名字)手中,旋转曲折之后,机器人就变成一架尾翼高耸线体流畅的轰炸机。它的结构确实精巧,美国“孩之宝”的标志,在儿子温热小手的摩挲下,不断由红色变为蓝色,又在室温下返回红色。

“变形金刚,随时变形状。汽车人为正义而战,为自由而战,意志坚强……”

儿子哼着变形金刚的电视主题歌,音色很美。

虽然挨了丈夫几句埋怨,我仍旧觉得自己决策英明果断。变形金刚虽然昂贵,但这快乐的时光更昂贵。我可不愿儿子长大成为出色的人后,在一篇回忆录或自传中写道:我小时候很喜欢玩具,因为家境贫寒,只有眼巴巴地看着人家的孩子玩……

当然，儿子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蓝领，那我也不希望他的童年留下深深的遗憾。孩子的快乐毕竟比较廉价，一个最小号的变形金刚，就使他如醉如痴。

“不能因为玩‘威震天’影响了学习。”我郑重叮嘱，话语中掺进了少有的威严。

儿子以同样的郑重回答了我。其后几天，我假装无意实则很仔细地翻检了他的作业成绩，还好。儿子是个有克制力的孩子，只有做完作业才摆弄玩具。

真正的冬天到了。

丈夫又延长了他戒烟的时间。我再三解释旧围巾很好，他阴沉沉地说：“你也该买一双棉靴了。”

我做出经他提醒才感觉到脚下发凉的神色，感激地冲他笑笑。

又一天晚上，我突然发现儿子拼装的变形金刚与我们买的那个不一样了，红色变成了黄色，长相也要狞恶许多，最主要的是个头，起码要大上三倍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我几乎是严厉地追问。所有的《父母必读》都谆谆告诫，对孩子的某一丝异常，都不可掉以轻心。

“这是‘大力金刚’。”儿子很镇静地回答。口气亲切得好像大力金刚是我们家的亲戚。

感谢电视里坚持不懈地播映，我也初步具备了金刚家族的常识。大力金刚是另一派金刚们的头领。

我需要了解的当然不是金刚的绰号，而是金刚的主人。“我问你，这是谁的？”语气没有丝毫缓和。

“同学的呀！差不多每个人都买了，大家买的都不一样，互相串着玩。这样我们就能玩好多种汽车人和飞机人了！”儿子坦荡地看着我，完全没有听出我的问话中隐含着对他的猜疑。

我不得有些内疚，却并不能保证下次就能改正。我对孩子的说谎和盗窃，怀有极大的恐惧，不得不高度警惕。

孩子们的交易挺聪明，大概类似原始部落的以物易物。这是个新鲜事物，我不知道该赞成还是该反对。看着儿子的勃勃兴致，我只是说：“不管是大力金刚还是威震天，都不能影响了学习。要爱护别人的玩具。”

儿子听话地点点头。他是个乖孩子。

有人敲门。声音很小，位置很低。

儿子跑去开门。门扇开得很大，儿子是个好客的孩子。来人却把门扇微微合拢，好像他不是想走进而是要离开。然后才从门缝里缓缓挤进一颗胖胖的头。

这是儿子的同学，一个经常来问作业的男孩。名字我记不得，只叫他小胖。

小胖这次却并不是为了什么作业来请教儿子。他既不肯进来又舍不得退去，卡在门缝里，满脸困窘地对儿子，眼睛却瞟着我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我把你的变形金刚搞坏了……”

儿子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，我好像还没见到他受过如此重大的打击。他从小胖手里接过散成一摊零件的“威震天”，平托在眼前，轻轻地吹着气，好像那是一只受伤的鸽子。

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，儿子求救地看着我。

这是一个尴尬的场面。最初的一瞬，我惋惜地想到帽子和围巾。然而，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。

我故意不看儿子，说：“‘威震天’是你的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儿子还是默不作声，也许我的在场，干扰了他的决定。我转身走进里屋。

静默。我听见小胖喘息的声音越来越粗。我真想跑出去对他说：“孩子，你可以走了。”可是，这决定应该由儿子自己做出。

“你是怎么给弄坏的？”儿子的声音充满愤怒。

“就这样……后来就啪啦一声……”小胖大概做了一个手势，我听见儿子喉咙里咕噜了一声，对这个害死“威震天”的动作恨之入骨。

怎么办呢？也许我该出面。变形金刚固然珍贵，但宽容比这更珍贵。我虽然相信自己平时对儿子的教育，但“威震天”对于他，相当于成年人的一台彩电，一架高级相机。拖延着的时间，对他对我对小胖，都是煎熬。

终于，儿子开口了。他好像走了很远的路，声音中含着一种虚弱，却还清晰。那是很简单的三个字：“没关系……”

小胖子噤噤噤地跑了，好像怕儿子会改变主意。

我长吁了一口气，好像自己也走了很远的路。我轻轻地吻了一下儿子的额头，他的汗咸而微甜。

“‘威震天’死了。”儿子的眼里含着泪花。

“我试着把它粘起来。”我安慰儿子，自己也没有太大的把握。

我说过自己是个巧手的女人，但这个断成碎片的“威震天”还是使我煞费苦心。在耗费了比织一顶帽子多得多的心血之后，“威震

天”终于栩栩如生了。只是它只能看，不能动。它再也不会变形了。

儿子是个典型的喜新厌旧者，他把全部的热情转移到大力金刚身上。变形金刚的生命在于变形，不会变形的金刚只是一件摆设。

儿子飞快地改变着大力金刚的形状。你不得不佩服美国人的机智，飞机的肚子居然能变成人的脑袋，严丝合缝，毫无破绽。

我也忍不住凑过去看。最好的玩具，对大人和孩子同样有魅力。正在这时，啪啦一声，高大的大力金刚像被炸药内部引爆，一下散了摊子，成为一堆碎片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儿子望着我，我望着他。

事情再明显不过，只是我们都不愿相信。大力金刚被搞坏了。

儿子徒劳地想把碎片镶起来，结果是使破坏更加严重。

我正在思忖如何处理，儿子已经很老练地把碎片收拢在一张纸里，准备出门。

“你到哪去？”我问。

“去还给人家。还有道歉。”儿子显出很有韬略的样子，事情安排得详略得当。

“‘霸天虎’是小胖子的吗？”我存着希望问。

“不是。”儿子说了一个同学的名字。

是她家！我的心往下一沉，又飘飘悠悠地上浮到咽喉。

那是一个很娇弱的女孩子。我对女孩倒没什么印象，只觉得她的妈妈是个高傲的女人。她们家境很好，属于丈夫所说的阔人的范畴。给柔弱的女孩买如此大而凶恶的机器人玩具，丰衣足食可见一斑。

“你就这样去……行吗？”我迟疑地说，不知问的是孩子，还是我自己。

“还要带什么东西吗？”儿子不解地问。

我看着儿子清澈如水的目光，想说什么，却终于什么也没有说。

“妈妈，那我走了。”儿子一溜小跑而去。

“快去快回。”我不安地叮嘱。

没有回答。儿子已经跑远了。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耽搁。

等啊等啊……许久许久……儿子还没有回来。

我的心像被钓住后急待挣脱的鱼，左蹿右跳，激起巨大的涟漪。

为什么我不再多叮咛他两句！世上的人什么样的都有，你能原谅别人，别人却并不一定能原谅你。假如真的出现了某种不快，儿子他多少会有个精神准备。不然，当责备像暴风雨一样袭来的时候，他会惊愕地瞪大了那双纯洁的眼睛，由着眼泪像自来水一样将它贮满……

不……还是不要预先讲的好！也许一切都很正常，也许什么意外都不曾发生。好客的同学挽留儿子多坐一会儿，女孩的妈妈还给儿子剥开一个橘子，儿子很有礼貌地推让着……我的儿子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孩，人家一定会谅解他的，就像我们曾经谅解了小胖一样……

对！一定是这么回事，只能是这么回事！我庆幸自己没有用预想中的乌云，遮蔽孩子内心那片晴朗的天空。

尽管我不断说服了自己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内心还是越发忐忑不安。

终于，儿子回来了。他走路的步伐是那样轻，直到眼前我才从沉思中蓦然惊醒。

我看了他一眼。只这一眼，就足够了。过去的这段时间，使儿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虽然表面看起来，只是他哭过了，流了许多泪，为了怕我发现，又站在冷地里等着风将泪水吹干。孩子的掩盖暴露了更多的东西。

我没有勇气问儿子详细的过程。重复那经过，无论对儿子还是对我，都是一种残忍。

“妈妈，人家要我们……赔……”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儿子脸上滚落下来，我用手去接，因为刚从外面回来，那泪水很凉。

我想用母亲温馨的心捻成毛线，为儿子织一间温暖的小屋，可惜我不是整个世界。

也许我应该事先告诉儿子……但如果说了那恐怖的前景，而一切又没有发生，我岂不是玷污了一颗纯真的心？只要还有一丝可能，我也愿维持这种真诚直到最后。

现在，我们面临的是另一个问题了——成为碎片的大力金刚还有儿子那颗有折痕的心。

“既然损坏了东西，人家要求赔偿，当然是应该的。”我拭干儿子的泪水。

“那我去找小胖，叫他先赔我的‘威震天’，人家说了一个‘对不起’就值这么多钱啊？以后上商店买东西，甬带钱包，先说‘对不起’就行了！”儿子从地上弹射而起。

“你不能去！”我拉住他。儿子在我手下不驯地挣扎着，十岁的男

孩已经有了小牛犊一样的蛮劲儿。

“为什么？妈妈！”儿子半仰着脸，像问天一样问我。

我不能回答。这世界上有许多像花布一样美丽的道理，却做不成衣服。

我却必须回答。一只母猫还要教会小猫如何捕鼠。我就是再为难，也得给儿子一个大致囫圇的道理。

“‘对不起’是一种礼貌，它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。”

儿子顺从地点点头。这话大概同学校的师长们所讲差不多，他还勉强听得进去。

“小胖弄坏了‘威震天’，你原谅了他，他很轻松，这是一件好事。”我做出循循善诱的样子，准备把儿子领进我的埋伏圈。

“可是人家不原谅我……妈妈！”儿子抗争着。他受到的羞辱比我苍白的说教要有力得多。

“是的，儿子。每一件事，都可以有好几种处理的方法。喏，就像这些变形金刚，可以变机器人，也可以变飞机和汽车……懂了吗？”

“懂……了。”儿子迟疑地点了点头，但我知道他不服，又不愿惹我伤心。

我把一直拉着儿子的手松开了。我很累，这世界上谁也代替不了谁。

儿子不再挣扎，孤零零地站在一边。

最大号的大力金刚，代表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。尽管我们还不用变卖家产，尽管街上也没有当铺，我还是有一种破产的感觉。

我和儿子揣着共同的秘密，迎回了家里最主要的男人。儿子可怜巴巴地看着我，希望我别说；又希望我快说。

我不想说又不得不说，想晚说又想干脆早说。人有时飞快地迎着一个东西跑过去，其实是为了躲开它。

丈夫听完后，居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镇静。然而这镇静像糖衣一样，包裹着的是苦涩的雷霆。

“说！你是怎么把这玩意儿给弄坏的？”丈夫拒绝叫那堆碎片为变形金刚。

“就那么一下……啪啦一下……就……”儿子看着我，语无伦次，希望我能为他做证。是的，当时我在场，可我也说不清，没有预谋的事情都说不清。

其实这个过程说清说不清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要紧的是它坏了。儿子以后再也不会去玩这种借来的宝贵玩具了。

丈夫眉头紧皱，眼里射出凶狠的光。儿子往我身后躲。

“你说你是成心的，还是故意的？”丈夫气急败坏，“说——”

我不知道成心和故意有什么不同，也不敢劝他。

“是成心的……不，爸爸，我是故意的……”在父亲的虎视眈眈之下，儿子来不及思索，急切地选择着他认为较好的动机。

“好你个小败家子！你爹干一个月，还挣不回这么个玩意儿，你倒好，充什么少爷坯子！我让你记住喽——”

丈夫抡圆了胳膊，呼地拍了过来。我用手臂架住，只觉得半边身子一震，触电般的直麻到中指尖。

他是干壮工的，出手极重。幸好我站的位置好，来得及阻拦。

儿子惊恐地愣了刹那，才哇地痛哭起来，好像挨打的不是我而是他。

“你还有脸哭！”丈夫气得呼呼吐气：“为了那个小玩意儿，你妈就没钱买线织帽子，这回再加上个大家伙，咱一家连过冬的煤和大白菜都没着落了！”他又转过脸对我：“都是你惯的！”

我由着丈夫数落，只要他再不动手就成，从小到大，儿子没挨过打。

那是冬天里极冷的一日，从太阳里散发出来的不是热，而是冷风，我走进炉火不旺的家中，儿子脸热得通红，眼睛也亮闪闪的好像深潭中的星。我以为他发烧了。

“妈妈，你闭上眼睛。”儿子一说话，我就知道他没病。病孩子不会有这么动听的嗓音。

我闭上眼睛，心中像煮开的牛奶，不见波浪地荡漾。儿子将有一个小小的快乐送给我：也许是张一百分的卷子，也许是个纸盒小瓶做成的手工。

“好了。妈妈，你可以睁开眼睛了！”

我还是闭着眼睛，迟迟不愿睁开。这是一种母亲特有的幸福。

“妈妈，你快点嘛！”儿子催促。

再耽搁下去，儿子该着急了，我赶紧睁开眼。眼前一片稀薄的淡绿，仿佛置身初春的草地。过了一会儿才看清，是儿子捧着一团绒绒的绿毛线。

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

“妈妈，你喜欢这颜色吗？”儿子眼巴巴地瞅着我。